

专家称：

# 中国积极防御不是被动挨打

本报讯 5月26日上午，《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发布。27日，军事科学院国防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温冰、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战略综合研究室副主任赵德喜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在线交流解读《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在谈到白皮书所阐述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时，专家表示，任何情况下，积极防御都不会成为被动挨打的代名词，中国在战略上也不会先发制人、主动打击对手。

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单列一章，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白皮书指出，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的内涵。一方面有人担心，“积极防御”是否会成为“被动挨打”的代名词，同时又有人怀疑“积极防御”是否就是“主动打击对手”的开始？

温冰表示，积极防御战略的本质是“防御”，要义在“积极”，坚持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相统一，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简单地讲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体现在慎战、备战、能战、敢战和战而胜之等方面，绝非消极地进行防御战争。

在新形势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更加强调注重军事力量在和平时期的整体运筹，更加注重以军事力量和手段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有利战略态势，更加关注新型安全领域的威胁，更加积极地参与地区与国际安全合作。在任何情况下积极防御都不会成为被动挨打的代名词。

赵德喜指出，中国战略上的防御性仍然没变，只是积极防御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反过来说，内涵的新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积极防御的本质属性，中国在军事战略上不会先发制人、主动打击对手。（人民）



中国海军护卫舰在南海监视美舰。

(资料图片)

日媒称：

## 中国向夏威夷海域频繁派船监视美国海军

本报讯 据日本媒体报道，对于美军试图加强对南沙群岛的监视活动，中国强烈反对。不过中国海军也正在向夏威夷海域频繁派遣监视船，持续监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动向。

中国政府5月26日还宣布，在南沙群岛的赤瓜礁和

阳礁建设了旨在确保船舶安全航行的灯塔。

报道称，对日本，白皮书明确指称“日本积极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国家发展走向引起地区国家高度关注”，显示出对安倍政权的警惕感。

报道称，白皮书将在中国军队内部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白皮书指出“必须突破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高度重视经略海洋，维护海权”。在中国军队，陆军在传统上一直拥有强大影响力。

(新浪)

## 中国外交部称：美方也承认，中国岛礁建设不违反国际法

本报讯 “美方一再呼吁中方增加透明度，坦率地说，这就是提高透明度的一个例子。”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7日报道说，在中国发布《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之后，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沃伦这样表示。但同时，美国国防部重申将继续在南沙岛礁附近进行侦察活动，称此举是为了维护航空和航行自由。

中国很快对此做出反应。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是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进行合法、合情、合理的建设活动。就连美方一些高官也公开表示，中方的有关岛礁建设活动并不违反国际法。”华春莹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赋予一国的军舰、军机违反国际法，肆意侵犯他国主权、合法权利和航行、航空安全的权利。中国反对个别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借口，无视甚至损害他国主权、合法权利和航行航空安全。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5月27日则称，中国已经把武器部署到正在建设的人工岛礁上，使得中国与澳大利亚等地区盟友对峙的风险加大。澳大利亚官员担心，中国还会将远程雷达、高射炮部署在扩建的岛礁上，并定期进行监视飞行，这样中国的军力投射能力将扩展到更广阔海域，包括澳大利亚最繁忙的贸易航道。

华春莹说，中国军队要承担起相应的战略任务，奉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环球）

### ●小说连载

## 独静加

(19)

■文/誉田哲也

### 遭遇跟踪狂

一直都忘不了上个月，也就是4月24日的那一天。

当晚值夜班的我像往常一样买了便当，决定在自己桌子上吃完，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在电话一旁的岸本巡查长接起来电话。“您好，这里是生安科谈话系……不，我是岸本……阿部已经回去了……这样啊，那可怎么办啊……但是没有办法啊……你就想办法处理一下吧……好的，明白了。”

放回听筒的岸本，好像要找什么一样，巡视着四周。

“……怎么啦？”

我问了一下，果然岸本又说了一句“好难办啊”的话，说着便把椅子拉近到我这边来。

“楼下来了一位年轻女子，想要找生活谈话科的人。但是，平时谈话科的负责人不是阿部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年轻女孩子。”

阿部巡查部长的工作是处理性骚扰、跟踪、家暴和色情狂之类的案件，有时候也会去刑事科处理关于很多强奸案之类的事，她是一位四十多岁很有经验的女警。

“……但是今晚这里只有岸本你一个人啊？”

“所以我说难办啊……我不擅长和年轻女子谈话，其实我也没有恶意，但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变成了说教。”

我们俩正在说话时，那位来谈话的年轻女子似乎从门口向内张望。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是饭村吗？

“岸本，要不你看，我来替你做这项工作吧？”他也回头看了下门口，然后再看看我。

“你是看对方的脸才决定帮我的吧。”

当然，他是以对方听不到的很小的声音和我这么说的。

“不，我知道这个女孩。我想她也知道我。”

我都记不清他是否回答了我，反正我一直绕着桌子走，不安地走向立在门口的饭村。

“你就是来找谈话科谈话的那个人吧？”

“是……噢？”看到竟然是我，她也惊讶得倒

吸了一口气。

“一直以来，非常感谢。”她露出了与在店里完全相反的僵硬笑容，但单凭她还能清楚地记得我这一点，我就已经高兴得不得了。

“不不不，彼此彼此，互相关照。”

“这么说，你是刑警？”严格说起来，我不是。

“是吧，就算是吧。这样，请跟我来吧。”

我带她来到和调查室兼用的接待室，这里比二层刑事科的房间大一些。我想如果关上门的话气氛可能会不是太好，于是索性就开着门，我也跟着坐下来。

“我是生安科的山岸。”

我拿出名片递给她，她也开始自我介绍。她叫饭村由美，果然她的名字中有“美”字，怪不得她长得这么美呢。

我毫不犹豫地就把她的名字记在本子上。接下来又询问了她的住址，她住在关原三丁目十五号，父母是经营榻榻米的。从警署这出发经过便利店，前面有一块正在施工建公寓的工地，从那里再往前一点就是她家了。

“嗯，那么，你今天想谈什么事情？”

她点头应了一声，低头说：“实际上，最近好像有一个跟踪狂一样的男人，一直纠缠着我，而且……”

“她这么漂亮，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她如此可爱，而且几乎每天从傍晚一直到深夜在便利店做售货员的工作，即使居心不良的男人达到两位数，我也丝毫不觉得惊讶。

“能再说得详细一些吗？”

“是……让我想想，最开始大概是两周前吧。我在便利店打完工，在回家的路上……对，现在那不是正在建公寓楼吗，我在那一侧的路边走，后面一直有辆摩托车试图靠近我，马路中间也没有人，但他却不超越我，而是一直这样在后面尾随……我觉得很奇怪，就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男人也一直盯着我，就这样，两脚放在地上，但好像又要骑上车，追过来的样子。”

听到这里，我也一哆嗦。不过，她现在还好好的在这里，说明当时应该没事。

下期关注：饭村由美消失在便利店

### ●纪实连载

## 雪域长歌

(27)

■文/张小康

### 老兵周大兴归队

北路集团右路部队继续向目的地恩达猛进。

中路部队一路攻击前进，在生达、小乌拉山、洞洞竹卡各歼藏军一部。

10月12日，一五六团逼近藏军据点郭堆，生达藏军向郭堆增援。两股藏军稍与解放军接触，即掉头南逃。吴忠用报话机命令一五五团、一五六团“从现在起，你们必须昼夜兼程，追上南逃藏军”。

这两个团由于后勤保障难，没有与先头部队一起进入藏区，战役打响后是从川西乘汽车直接进入西藏高原的，没有经过高原适应性训练，便立即投入了战斗。初到高原徒手爬山都要一步三喘，战士们除手中武器外，还要携带笨重的御寒装备和十几天的口粮甚至燃料，十分疲劳。他们咬紧牙关，奋勇前行。

不仅这两个团，全师部队都不分白天黑夜，尾随逃跑的藏军穷追不舍。战役结束后，许多人的鞋子竟然脱不下来，两只脚肿胀得像发面馒头。

16日下午，一五六团的十人先头小分队终于在都兰多以北的小乌拉山，追上了南逃的藏军三代本主力。他们不明情况，追敌心切，骑马只顾前赶，遭到藏军伏击，七人牺牲，幸存三人临危不惧，一直坚持到主力赶到。

第二天，军炮兵营用交叉法进行试射，弹点忽远忽近，藏军不知其中奥秘，以为是炮兵打不准，就像看热闹似的高声叫喊。炮兵连试射完毕，转入效力射，指挥员一声令下，成排的炮弹在藏军队伍中间和四周开了花，有几顶帐篷飞上了天。藏军这时才知道解放军炮火的厉害，急忙忙上马，一溜烟翻过山口逃向昌都。

小乌拉距昌都都有一百多公里，根据藏军继续向南逃窜的情况，师长吴忠判断藏军主力仍在昌都，即命令中路部

队继续衔尾追迫；又指示右路一五四团和骑兵支队加速向类乌齐、恩达前进，首先切断藏军西逃之路，然后视情况兜击昌都，配合中路、左路围歼昌都藏军主力。

北路集团右路部队抵达邓柯的第二天，一个身着藏装的年轻人找到一五四团政委杨军毛遂自荐。他说，只要他能办到的事，请随时吩咐，并自报姓名“周大兴”。听口音，他是四川人。原来周大兴是当年的“红小鬼”，从老家川北参军，跟随红军长征一路到达甘孜时，因患重病无法继续随队北上，留在了当地，康复后靠给别人放牛羊过活，娶了现在的藏族妻子后才搬到了邓柯。

周大兴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牢牢记着红军首长临别时的话：“想尽办法，活下去，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回来！”这一等，就是十五年。部队真的回来了！解放军踏上了当年红军走过的路！

当五十二师师部批准周大兴重返部队时，这位七尺男儿欢喜得掉下眼泪。进攻昌都途中，他身兼向导、翻译、侦察员等数职。战友们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患有心脏病，早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他只想在自己倒下之前，为部队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

连日的艰苦行军、过度的劳累使周大兴的病情不断加重。在翻越囊谦寺以北的那座大雪山时，周大兴牺牲了！他临终前拿出事先写好的一封信，请求战友们转交给他的妻子。

数十年后，刘广润用颤抖的手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抄录着周大兴写给妻子那封信的片段：“亲爱的益西泽玛：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了！我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做一点我能做的事，我的心愿就算达到了！”

下期关注：关键的日子